

彭子鈴著
學林出版社

龍城風雲



學林出版社

彭子鈴著

龍城風雲

賴少其題



责任编辑：徐智明

特约编辑：高优良

封面设计：陶雪华

插图：韩和平

书名题签：赖少其

龙城风云

彭子铃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25 字数 445,000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616-321-2/I·101

定价, 25.00 元

序 言

峻 青

彭子铃先生的长篇小说《龙城风云》，是一部反映抗战时期我新四军与敌、伪、顽英勇奋战的作品。这部作品在历经曲折、饱受坎坷之后，终于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实在令人感到欣慰。

《龙城风云》最早写于“文革”时期，那是作者在“牛棚”里偷偷用破纸片续就的。在那个环境里，说话尚且不得自由，遑论写作。是以字字汗血，当不为过。之后，又经作者反复推敲、斟酌，在漫长的二十余年中，不断充实着，完善着，其苦心孤诣处，斑斑可见。

彭子铃先生十四岁投身革命，抗战时在新四军中从事宣传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杨浦区委教卫部长、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宣传处长，后来又担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宣传、出版等方面的工作。80年代中期所撰《耿、吴、刘事变始末》曾获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优秀学术论文奖”。该论文即是《龙城风云》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的真实回顾。作为亲身历经的当事人之一，将这段历史以文学的样式来加以表达，是他良久的心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龙城风云》直到今天才迟迟付梓得以出版，我除了表示应有的祝贺外，不免也有几声喟叹在胸的。

抗战初期，我们的根据地处于敌、伪、顽三方势力的夹击中，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敌强我弱、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新四军和根据地的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龙城风云》所撷取的正是这

段历史的背景，同时还兼涉了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定性、评价，这在同类历史小说中还很少见。因此，这部小说除了颇富文学性之外，其所具有的历史传奇式的特色，亦甚可欣赏、玩味。

我与子铃先生皆从部队中过来，有着共同的经历。回顾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作为青春的一种付出，可说无怨无悔。彭子铃先生今年也已逾七十高龄，且诸疾缠身，仍然充满激情，勤奋笔耕，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这篇小序与一般的序文比较颇有点不合时尚，不过窃以为自然而然地谈谈且又免去许多繁冗，如能恰好符合作者之意则幸甚！

1996年12月岁末于上海

目 录

序 言	峻青 1
楔 子	1
第 一 章 哀江南	4
第 二 章 动委会	19
第 三 章 祝捷	30
第 四 章 疏散	40
第 五 章 暴风雨前	53
第 六 章 鏖战龙城	65
第 七 章 血与火	79
第 八 章 浩劫	90
第 九 章 投笔从戎	102
第 十 章 抓错了人	113
第十一章 兵发丁行	125
第十二章 赔了夫人又折兵	136
第十三章 一锅端	148
第十四章 何去何从	160
第十五章 智袭黑楼	172
第十六章 穆集“联欢”	183
第十七章 谨防扒手	195

第十八章 “龙支”	207
第十九章 宣传队	218
第二十章 三总队长	229
第二十一章 奔袭伪八十五师	241
第二十二章 月亮和大饼	252
第二十三章 施放毒气	263
第二十四章 “寒潮”	275
第二十五章 学习归来	288
第二十六章 乘虚而入	303
第二十七章 张彭庄	316
第二十八章 玉芳报警	329
第二十九章 丁行遭劫	341
第三十章 彭司令员来了	354
第三十一章 离别	366
第三十二章 受骗	378
第三十三章 拔白寨	390
第三十四章 贼贼捉贼	404
第三十五章 “六·一”战斗	417
第三十六章 雷雨之夜	429
第三十七章 遭遇战	442
第三十八章 乱了方寸	455
第三十九章 不实的报告	468
第四十章 秘密会议	481
第四十一章 剑拔弩张	493
第四十二章 回师龙城	503
第四十三章 洪河集之变	514
第四十四章 “双十二”	525

第四十五章	探监·····	539
第四十六章	无声的追悼会·····	549
第四十七章	回旅部·····	556
第四十八章	东撤·····	572
第四十九章	毒酒宴·····	584
第五十章	回到娘怀·····	597
〔附 录〕	陈其五给戴岳的信·····	608

楔 子

龙城是徐州西面的一座秀丽古城。她左揽龙山，右跨虎山，背靠凤岭，腰悬岱湖，门前是交叉的铁路、公路，周围是高耸的厂房、楼房。葡萄酒飘香大地，石榴梨挂满山林，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富庶的地方。但在旧社会，她又是一个苛政猛如虎、豪绅凶似狼、财主陈谷烂、穷人饿断肠的地方。每当苦风凄雨之夜，往往能隐隐听到空中传来阵阵如泣如诉的歌声。

那歌声是来自龙山，来自凤岭，来自龙城人民的心中。

那歌声唱道：

龙城一片麦穗香，
一滴血汗一粒粮，
喜看金砂铺满地，
不够财主大斗量。
冬借一斗糠，
夏还三斗粮，
新麦登场粮价落，
旧账滚利债更长。
老人累断腰，

儿孙饿断肠。

龙山虎山守两旁，
龙城是个杀人场，
脚镣手铐老虎凳，
专为穷人日夜忙。
苛政猛如虎，
官吏凶似狼，
官兵如匪匪是官，
长昼似夜夜更长。
苦难何日了？
几时见太阳？

就是这样一个龙城，也毁灭过多次了。

老龙城在古汴河之滨。有天落了一夜暴雨，汴河之水天上来，一口就吞掉了整个县城。第二天雨过天晴，县城已不见了，只留下一片寸草不生的淤泥滩，癞蛤蟆尿泡尿也会淹，谁种庄稼谁赔种子。再加上年复一年有加无减的神话、鬼话，行人走路也要绕开那一段，渐渐地那里就越来越荒凉了。

新城是筑在老城之南的。又过了几百年，不知从哪里来了个祝融，全城一下子起了火。当时，那位刮地有术、治县无方的县太爷急忙趴在地上向着熊熊的烈焰磕了三个响头，大叫一声：“火神老爷！我把龙城县全给你烧了吧！”派人把县衙门的木牌子往大火里一丢，完事大吉。可是那位“火神老爷”并没有以烧掉那块妄充龙城代表的木牌牌为满足，一直把全城烧得片瓦无存才罢休。那时，龙城人民哭天唤地，啼饥号寒就苦不堪言了。

龙城的第三次毁灭，既不是来自滚滚的洪水，又不是起之于

腾腾的烈焰，而是毁之于灭绝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

如今这一龙城，是龙城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头颅浇铸起来的。她是随着全国的革命洪流冲开一切历史垃圾，滚滚向前。但，她也有着自己的惊涛骇浪，跨越着自己的曲折道路。

第一章 哀 江 南

1937年的严冬。

云横凤岭，雪拥龙城。

大年初二，西北风又卷起了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一下子撒向龙山、凤岭，一下子又撒向了龙城的大街小巷。

龙城的城楼和屋顶都像盖上一床床厚厚的、耀眼的银被。那城墙宛如一条疲倦了的银色巨龙，一动不动地蜷曲在龙山、凤岭脚前。

城里，大街两旁贴着新春对联和门神的店铺和居民家，大部分都关着门。只有三五成群穿着新衣、戴着新帽的孩子们冒着大雪在街心里嬉笑地互相追逐着，打着雪仗和点燃着尚未放完的零星鞭炮。

两个唱“好”的叫花子背着褡裢在一家家门口一唱一应：

“新年新春大发财！”

“好！”

“斗大元宝滚进来！”

“好！”

“前门进金子！”

“好！”

“后门进银子！”

“好！”

“金子银子一齐进！”

“好！”

“哪年不置千顷地！”

“好！”

他们唱的是皆大欢喜，人们心里却早愁肠百结了。那些来来往往走亲戚拜年的人，两个朋友在街心里相遇了，他们照例一拱手，说了声：“新年发财！”

接着，一个睁大眼睛，一伸头，压低嗓门问道：“你说，东洋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

对方的声调更低：“你说呢？”

惊恐的眼望着惊恐的眼，双方都呆了一下，相互默默地摇着头。

一个长叹一声：“唉！亡国奴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呵！”

另一个望着唱“好”的叫花子念叨着：“我不要滚进个斗大的元宝，只求头上别掉下个斗大的炸弹就上上大吉了！”

各人又低着头走自己的路。

傍晚，雪停了，西北风尖声吼叫起来。

往年的今天，有钱的人家早就冷盆热炒围桌团坐，笑谈着去年一年的好运，盘算着明年再置多少产业。可是，今天尽管财运亨通却冲不掉战争在他们脸上涂抹的阴影。夜里，他们也邀上三两知己在打八圈，手里摸的是“白皮”、“发财”，嘴里却讲着“南京”和“临沂”。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

“听说皇军不分穷富，见了中国人就杀，这是真的么？”

“不见得吧！不论谁登基还能不要老民？没老民谁给他完粮纳税？”“不见得”派这样说。

大多数人都担心地摇着头：“唉！要真是当了亡国奴就什么

都完了。”

那些中等人家往年的今天虽无大鱼大肉，也总要烫上一壶酒，配上两碟菜，把一家人叫到一块吃顿团圆饭，说句吉利话。今天，他们喝了几口闷酒就抓上几把花生米去澡塘子或赌场去打听前线的消息去了。

“东洋人打过来咋办？”有人问了。

有人答道：“咋办？打嘛！”

“打？”有人没信心，“中央军都不行，咱行？”

“不行就跑。”也有人这样主张。

“跑？”又有人反对了，“往哪里跑？哪里是个边？”

至于大多数穷人一无酒肉二无钱，走运的事轮不到，倒霉的话也不愿意讲。这几天已经粮缸见底红芋光了，印子钱又到了期，早就揭不开锅。只好把哭着要吃的孩子打了一顿又一顿，一家人憋在破草屋里淌眼泪，外面传来了猜拳叫赌声，声声刺耳扎心，往年早就钻进烂棉胎里蒙头大睡了。今天，他们却拿了旱烟袋到穷兄弟锅门口去商量形势了。

“鬼子兵会打过来么？”

“不打过来拉倒，打过来就和他拚！”

“对！拚死一个够本，拚死两赚一个，横竖就这一条命！”

天黑了。月牙挂上了城楼，照得大街小巷一片明亮。各个店铺和居民家都先后关了灯。只有龙城实验小学校长苏效之家里灯火通明。

苏效之从合升馆叫来一桌酒菜，为刚从南京请假回来的少校参谋刘飞接风。陪客只请两个：一个是刚从乡下进城的六区联防团团长伍刚；另一个是民生工厂工程师萧锋。苏效之为什么只请这两个陪客呢？原来他们四个童年时就在一块上学。上课，坐在一起听；下课，聚在一处玩，同喜共怒，形影不离。人们

说他们是“一个小鬼掰四瓣托生的”。他们就干脆拜起把子来。老大是苏效之，老二是刘飞，老三是伍刚，老四是萧锋，直到小学毕业以后才各奔西东。

四个童年的弟兄阔别了十几年，今夜欢聚一堂举杯畅饮，本有叙不完的情，笑不尽的乐趣。可是此刻，他们却热酒对着冷脸，甜菜拌着酸话，疙里疙瘩，忽阴忽晴，似怒似喜，很不那个了一番。

刘飞刚进门的时候，那套“开场锣鼓”确实很热闹了一阵。因为萧锋还没到，刘飞问了一句：“四弟怎么还没来？”

苏效之笑道：“他这几天很忙。咱们边吃边等吧！”拉开风门子向外叫道，“上菜吧！”

合升馆的两个跑堂的提着大提盒应声走进，忙着擦桌子、安放杯筷，上菜了。

“坐吧！坐吧！”苏效之先给刘飞、伍刚斟满了酒，再给自己斟了。举起杯来，“二弟一路辛苦。干！”

“谢谢。干！”刘飞干了一杯，把酒杯一放，嘴角抖了几抖，笑道，“四弟的事儿这几年我耳朵里好像刮到一点，说他这几年似乎……”“似乎”什么没说出来，口气一转，“往后，希望大哥多劝导他一下才好。”

苏效之知道萧锋是共产党员，也最看重萧锋，不论谁在他面前讲萧锋不好都不会得到他的赞同，也都不会使他愉快。他勉强地“唔”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伍刚二十多岁，一张四方脸上嵌着一双浓眉大眼。他虽然从小和刘飞拜过把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就对刘飞的自私、贪婪和傲慢看不惯了。今天见刘飞一会儿乱摔身上的“老虎皮”，一会儿摸摸脖子上领章的那副得意劲早就直皱眉头了，又一听刘飞一张口就数落萧锋的不是，不由火就冒上来了。他用鼻子连

“哼”几哼，哪里还能笑得出来？第一个题目没谈到一块去，杯刚举就“杨”不起来了。

苏效之又给刘飞斟满了酒，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二弟是从南京回来的。听说这次老蒋调集了五十多个师共七十多万人，并且自任总司令组织淞沪会战，声言‘一定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日军最多也不过三十万，咱们的首都总安如磐石了吧？”

刘飞最怕苏效之问南京的战况。“这，这，”他吱唔了两声，“我老早就离开南京了，对南京的战况实在一无所知。我想总会像大哥讲的那样吧。”

第二个题目也没谈下去，又是个冷场。

这个最爱吹嘘又最喜欢人捧的刘飞实在受不了对他的冷落场面，就拿出一副“唯军独威”的气派，故作豪放地指手划脚纵声谈笑起来，“哈哈！这几年我在江西战场上真是九死一生呵！我曾带着一个班打退红军一个连的进攻，最后只剩下我两个人也没放弃阵地！”他讲得口沫四溅，一会儿摸摸领章，一会儿掸掸袖口，似乎天底下只有他才是最应受人尊敬的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

苏效之是大哥又是主人，虽然听不下去也只好默坐奉陪。伍刚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三杯酒一下肚就开腔了。

“老二！”伍刚从来就是这样称呼他。“王肇南将军最近写的一本书你读过吧？”

刘飞正想信口胡吹几句，猛一想不对，老三一定读过，可不能吹露了馅儿。王肇南到底是什么人他还真不知道，嘴里又不肯认这个输。于是轻蔑地把手一挥，用不屑一读的神气说：“我在前线日日冲锋陷阵，夜夜枕戈达旦，哪有功夫看这些纸上谈兵的玩艺儿！”

伍刚气得涨红了脸，仍极力控制着自己，一口气说下去：“这位将军作了一次全国性的徒步旅行。当他来到一个小城的时候，不论住旅馆或者下饭店，到处都有人问他，‘像将军你这样一位仪表非凡的军人，为什么不上前线打鬼子，跑到后方来干啥？’所以他写道：不抗日，他再也没有脸皮穿着军衣在后方跑了。”他斜瞟着刘飞的那身“老虎皮”冷笑道：“当兵的不抗日，连军衣都要跟着倒霉，挨骂！”

刘飞知道伍刚是在绕着弯子骂他了，把脸一沉，死硬到底。“这能称得起是本书？充其量不过是酸秀才的迂腐之论。如果把他弄到前线去指挥打仗，非全军覆没不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马革裹尸，还要靠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决不能指望那些喝饱了墨汁，只会咬文嚼字的书呆子！不信，我再讲几个马革裹尸的壮烈事迹给你听听！”

伍刚把手一伸，挡住了他：“你算了吧！别再吹你那部‘西游记’了。现在人们要看的是‘征东’。以前你的枪口瞄错了方向，要是你调过屁股来，不论是攻还是守，哪怕只在鬼子面前抵上三两个回合，我伍刚都会为你大声喝彩！”他抓起酒杯一举，“恭恭敬敬地敬你三杯！现在，”他把酒杯重重一放，“有啥好吹的！”

刘飞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理屈词穷只好耍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和谁打由得了咱？”

“不！二弟，”苏效之终于开口了，“以我之见，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的天职首先是保卫祖国。难道上级要你投降鬼子当汉奸你也服从？‘九·一八’时，吉林督办公署有个卫队团长，他就拒绝了不准抵抗的命令，高举义旗，自动抗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军人。又如‘一二·八’，十九路军也拒绝了不准抵抗的乱命，和上海人民一同抵抗了鬼子的进攻，才迫使鬼子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军队。再如前年秋天日军盘据我长城